



宋别离 著

“梦幻精灵”系列



NLIC2970820238

超能女生

chaonengnǚsheng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冰心文学奖获奖作家、《漫友》人气作家、新
武侠大奖赛获奖作者宋别离幻想小说系列隆重登
场！奇诡想象，悬念迭起；轻灵诗意，浪漫忧伤。

宋别离 著

宋别离“梦幻精灵”系列

超能女生

chaonengnǚsheng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NLIC2970820238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能女生 / 宋别离著. — 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6
(宋别离“梦幻精灵”系列)
ISBN 978-7-5346-6363-5

I. ①超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3763号

书 名 宋别离“梦幻精灵”系列——超能女生

著 者 宋别离
责任编辑 章 红
装帧设计 陈泽新, 陈粤琪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7.875 插页 9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6363-5
定 价 19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上 部

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就像十二座光阴的小城，每一个城堡里发生的故事都极为迷人。



一月 雪之灵

／ 花 雪

光阴像什么呢？有人说它像是射出的箭，一去就不回头；有人说它像掬在手里的水，一滴滴地不停渗漏。照我说啊，它倒更像眼前这飞飞扬扬的飘雪，你伸手去接，可不待细瞧，它已化去了，只余下点滴水迹。它哭过了，从此消失了。

我闭上眼睛，仰起脸，任那雪片簌簌落下，痒痒的，凉凉的。我感受着“光阴”在我十四岁的脸庞上留下痕迹。周围很静，只有落雪的沙沙声。

在我前边，有小桥、花木和结了冰的人工湖。这是离弟弟所在的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公园，名叫水景。想到马上能见着弟弟，我心里就暖烘烘的，毕竟这世上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。

他来了。听到咯吱咯吱的脚步声，我心跳有些加快，却依旧仰着头。但那脚步声突然轻下来，我眯缝着眼，瞅见弟弟蹑手蹑脚地走近，慢慢张开双手，想吓我一跳。岂不知，我这是故意给他机会。可等了一会儿，依旧不见动静，只听他问：“老大，你哭了？”



我睁开眼，看到弟弟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担心地看着我。他戴顶蓝色的绒线帽子，脸蛋冻得红扑扑的，穿着件半旧的羽绒服。我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，潮乎乎的，噗地乐了，“傻瓜，这是雪水呢！”

弟弟也笑了。他笑起来可真是好看，先是嘴角一抿，现出两个大大的酒窝，然后张开两瓣薄薄的嘴唇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唉，怪不得从小，见到我们的人都说他比我这个当姐姐的漂亮呢！我妒心一起，就抱着他狠狠地亲了一口，弟弟咯咯笑得更响了。

他也不甘示弱，跟着在我脸颊上啄了一口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大，你没我长得好看。”

我松开他，在地上啐了一口：“少臭美了！”从包里掏出一条红围巾来，给他围上，左右看了看，笑道：“这样子才叫帅！”围巾是我亲手织的，一共两条，另一条正围在我脖子上呢。

“好暖和啊！”弟弟伸手摸着围巾，“就像……像妈妈的手……”

他说这话时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那神态可真叫我受不了。我赶紧岔开话题，问他：“这段时间，他们……对你怎么样？”

他低下头，用鞋尖轻轻踢着冬青，小声说：“还好。”沉默了一会儿，又幽幽地说了句，“老大，我想爸爸



妈妈!”

我觉得鼻子一酸，眼眶呼啦一热，忙拉起他的手，往水景公园外走去。算来爸爸妈妈去世快两年了，因为再没别的亲人，没多久我和弟弟就分别被人收养了。可是，我和养父养母之间的关系一直冷淡；照理说，弟弟这么可爱的男孩子应该受宠吧，但事实上那户人家也不怎么待见他。幸好，同在一个城市里，我们还能时常见面，相互给点安慰。

今天是周末，又是弟弟九岁的生日，我要陪他好好玩玩。为了能让这帅小子在这天吃上一顿好的，我一个月前就开始从午餐费里节省。那段时间肚子半饥半饱的，老是饿，却又鼓励自己要坚持“减肥”，虽然我的身材已经够苗条的了。

下午的时光溜得很快，我们先去“好吃街”吃了一大堆东西，把肚儿撑得滚圆才撤离“阵地”；之后又去逛街买些零碎小玩意，再去滑了冰，眼看天要黑下来了，这才出了溜冰场。可是兜里的钱却只够买半张车票了。

那雪中午时本来停了，现在又漫天飘舞，因为天冷，天地间一片迷蒙，路上的行人不多。我拍拍弟弟帽子上的雪花，问：“今天开心不？”

弟弟使劲地点点头，我又问：“还能走路吗？”

他笑了，说：“老大，你是不是又想跟我比赛谁跑得



快？”他把胸膛挺了挺，“我敢跟你打赌，我能一口气跑回家去！”

这个善解人意的小家伙！我眼睛一热，拉起他的小手，大叫一声：“开始发威！”我们便冒雪朝前跑去。雪花漫天飞舞，脚下洁白一片，我们的笑声很响亮很放肆。不过，只小跑了一会儿，我就装作体力不支，任弟弟牵着手，朝前慢慢走去。

这样子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，才到他养父母家的楼下。天色暗下来，路灯亮了，像一朵朵灿烂的马蹄莲，映得人心暖融融的。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，松开手后，我说：“快进去吧！”

弟弟摇摇头，说：“不，你先走。”

我一笑，也不废话，转身朝来路大步走去，同时，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摇着，弟弟也在身后说：“老大，再见！”雪还是没停，簌簌地落着，在我要转过街角时，我听到他喊声里有了哭音，“老大，再见……”可我不敢回头，我害怕自己也忍不住流泪。

只待转到另一条街道，确认他看不见时，我才回头望了一眼，眼泪终是憋不住，刷地淌了个满腮。我索性闭上眼睛，任泪水汨汨地向外涌，突然，我觉得眼前有些异常，漫天飘舞的雪花居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。



我吃了一惊，赶忙睁开眼，眼前依旧是昏暗的天空、璀璨的霓虹，那雪花依旧是白色的，像断了翅的小飞虫纷纷栽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诧异地看着思索着，又试着闭上眼睛。奇迹又出现了，我合上眼皮时，那些雪花再次变成了带颜色的，并且，远处的景致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
那些夜色中的楼房看上去就像水里的倒影，在随风晃动，街道上来往的车辆开得极其缓慢，好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。天上飘下的真是“花朵”，织成了一个花色的帘子，把城市罩成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。我惊喜地闭着眼向前走，脚下轻飘飘的，竟不忍心踏下去，怕踩碎了这些“花朵”。

恍惚间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情形以前好像有过。爸爸把他那双细白的手在我眼前轻轻一晃，有些奇异的幻象便出现了。只是，眼前的这些却是真实的，而爸爸早就离我远去了。

我就这样闭着眼睛，往回走着，虽然这个城市已大变了样，但回家的路还是很好辨认的。只要闭上眼睛，便像传说中的阿里巴巴念了声“芝麻开门”，发现了宝藏一样，我也进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。惊喜之余，我又开始怀疑是自己的错觉，但使劲掐了胳膊一把，又揪心的疼。



为什么睁眼看不到，闭眼才能起变化？这可真是有趣！哎，弟弟要是也能闭上眼看到这么神奇的景观，就美了。心里这么想着，老弟的脸果然就在飞花中显现，他笑得可真甜呢！

也不知怎的，原本回家很长的一段路，居然一会儿工夫就到了。而雪也停了，几片“花瓣”在我头顶上做最后的舞姿，慢悠悠地落到我的掌心，瞬间就消融了。一颗水珠儿颤盈盈地抖动，终于向下滚落，像一颗晶莹的泪。

眼前的彩色世界慢慢起了变化，色泽越来越淡，就好像朝颜料里注入太多的水，它开始稀释了，并很快变成了发黄的老照片模样，接着是黑白影像，最终成了一团乌黑。我慢慢睁开眼，缀着星月的夜空、蜂巢似的楼房、橘红色的路灯，面前依旧是那一成不变的夜景。

我伸手摸摸脸颊，又开始怀疑自己适才是不是在做梦，难道不是么？闭上眼，睡着了，梦想世界多姿多彩；醒来后睁开眼，空间依旧如故。我怔怔地在楼下站了好一会儿，猛地朝着前方鞠了一躬，大声说：“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我都在心里感谢您给我的礼物！”

没有回答，四周静默如水。也许……这真是爸爸妈妈在另一个世界送给我的关爱呢。



2 裴蓝

我想，我还忘了跟你做自我介绍——

我叫梁小品，十四岁，身高一米五二，O型血，天蝎座。你要是会画速写的话，可以在纸上这样勾勒我的相貌：瓜子脸，细眉毛，眼睛大，鼻子尖，嘴唇薄，马尾辫。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；厉害起来，形象叫人过目难忘。

我弟弟叫梁小飞。我们虽然被人领养了，但一直不肯改姓，也许这也是那两家人不待见我们的原因之一吧。

我的养父母都在圣德医院上班，男的秃顶，像个电灯泡，我便暗地里叫他“光明”；女的肥胖，走路爱摇晃，我便尊称她为“企鹅”。当然喽，我在他们眼里的形象也一般般，外号美其名曰“蜜蜂”。因为我牙尖嘴利，撒起泼来很扎手（这是他们给我下的评语）。只不过，他们的外号我不敢当着面叫，我的外号他们叫得可顺口了。还好，他们没称呼我马蜂。

他们是我父母的同事。爸妈的死因，当年在此地引起过轰动。他们被一个叫小丑的疯狂病人劫持，最终开车翻下山崖遇难。两年前报道这宗案件的报纸我都有收藏，小丑狰狞扭曲的形象早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当年他侥幸逃脱，但终有一天我会找到他，替爸爸妈妈报



仇的。

我和弟弟离开自己的家后，每人带了一本影集，里面多是爸爸妈妈的照片，这样，每天翻阅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一家人便好像从未分开过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们是那么的恩爱，长得也好看，我得承认，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般配的一对儿。他俩在圣德医院上班时，穿着白大褂，走在一起常常惹得好多病人注目礼。

妈妈烧得一手好菜，我和弟弟常吃得眉飞色舞。爸爸会玩魔术，手法奇快，还会使障眼法，晃得我和弟弟眼花缭乱。所以昨天晚上在闭眼看到“花雪”的时候，恍惚间，我居然以为又是爸爸在给我使障眼法呢！可惜不是。

昨晚因回得晚，“光明”和“企鹅”对我意见不少，晚饭也没给留，幸好本“蜜蜂”中午吃得多，也没怎么觉得饿。今天早上，他们虽没说什么，但脸色一直阴沉着，我不想跟他们犯拧，三口两口吃完早点，便拿了书包溜之大吉。

一站到街口，阳光灿烂，街道上积雪皑皑，我又一次闭上眼睛，顿时“夜幕”降临，漆黑一片。我只得叹了口气，睁开眼睛，踏着雪朝前走去。也许，昨晚我真是产生了错觉。



一进校门，场面可热闹了，每个班级的同学都在各自的领地里扫雪，当然，其间少不得打雪仗、堆雪人等乐事。我看到同桌张依娜、夏莲、古丽丽几个在小树林边上扎堆儿疯闹，赶忙也丢下书包杀将进去。

正美得不行，古丽丽突然叫了起来：“看哪，帅哥！”

我们扭头看去，见左边的小路上走来一个穿深蓝色风衣的年轻男子，戴副眼镜，脖子上缠条黄黑格子的大毛围巾，个头有一米八，果然有几分明星风采。看着他手插在兜里，在雪地里慢慢走着，我们几个顿时大失“风度”，眼睛都瞪得像葡萄。

夏莲把双手合在胸前，做出陶醉状，说：“像，太像了！”我一听就明白这丫头的意思，初二（6）班的人都知道，夏莲是韩国影星裴勇俊的忠实“粉丝”。不过，眼前这人跟小裴对照起来，还确实有几分像，怪不得极具杀伤力呢！

又听张依娜说：“他好像不是咱们这里的老师，很面生啊！”

那倒是，这个校园里的男生大凡有点顺眼的，谁没被我们电过？怎么就突然冒出条漏网之鱼？尤其是这副打扮还蛮有艺术味儿的，真是对我少女心灵的折磨和考验！不可，不可，我可不能像这几个丫头那样丢份！

为了证明我意志坚强，对这位帅哥的外表不屑一顾，



我一咬牙，伸手抓起一把雪，弄成雪团一个，瞄着他就扔过去。就在张依娜她们的惊呼声中，“炮弹”正中目标，打在了那人的肩膀上。

他显然吓了一跳，转头看我们，眼镜后边射出的目光并不恼怒，而是温和的，然后抬手弹了弹肩上的雪粒，冲着我笑笑，又往前走去了。虽然是好几个人，但我直觉他就是冲我笑的，脸儿一烫，倒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直待他走远了，几个“木偶”才动弹起来，像唧唧喳喳的喜鹊，这个说他笑了，笑了！那个说他是冲着她笑呢！个个说得斩钉截铁，煞有介事，只有我这个“肇事者”一言不发。直到她们把目光都转向我，说：“小品，你可真是够胆大的！”

“我也挺佩服自己的。”我嘿嘿笑道。

话是这么说，可心里总是有些怅然。有的人，永远是你生命里最遥远的画幅，你只能看到他的局部。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戏剧性变化，这个学期我的生活也许就没更多的色彩可言，更别说之间还有故事可续了。

校园里的雪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个雪人，它们白白圆圆的，头上扣着水桶，傻乎乎地举着扫帚在路边站岗。我又一次想起了昨晚见到的“花雪”，如果那是真的，该有多棒。还有弟弟水汪汪的眼睛，他冲着我叫：“老大，



再见……”

这小子啊，长大了一准儿更帅，只怕比今天见到的那个“眼镜”还要……我使劲地摇摇脑袋，竭力不去想他，同桌的张依娜突然伸过一只手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我愣了下，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她笑嘻嘻地说：“怎么，还沉浸在对帅哥的追忆中啊！”

“去，去！”我抬头看看周围的同学，上自习课就等于是变相的“休息”，没几个人正儿八经地看书，便也懒洋洋地说：“对了，依娜，问你件事！你见过带颜色的雪吗？”

张依娜乐了，说：“你可真会异想天开，雪不就是白色的吗？”看来，她没有过那样神奇的经历，可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听她又说：“不过呢，要是借助特殊的科学手段，只怕当真能造出有颜色的雪来。”

我听她这么一说，眼睛也亮了：“对了，学校不是新近要开虚拟现实课吗？我估计里面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！”

所谓虚拟现实课，据说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一上某类学科就昏昏欲睡的习惯，摆脱政治头疼症、历史麻痹症、地理遗忘症、化学恐惧症、物理痴呆症等等等等，据说，这虚拟现实课在别的学校经过实验，效果明显，正在大



范围推广，不免惹得我们翘首期盼。

才上自习课没多大一会儿，班长大人便拿来了一沓子表格，每人一份，待发到手后，我忍不住乐了，居然便是今年的虚拟现实课程的安排。下面缀着任课教师的名字：裴蓝。

看到这名字，我心中莫名地一动，就听张依娜说：“这位裴老师……难道就是那位眼镜先生？”

“不会吧，能有这么巧？”我嘴里这样说着，心思却怪怪的，既担心被她说中，隐隐却又有些渴望。那感觉像什么呢？就跟体内揣了一只蠢蠢欲动的小动物似的，一面担心被它抓伤，一面又被挠得心痒痒。

正胡思乱想，便看到夏莲和古丽丽两个人激动地跑过来，古丽丽像中了大奖似的，兴奋得脸蛋通红，连脸上的那几个小雀斑也变得生动起来，隔着老远就嚷：“小品，你知道给咱们上虚拟现实课的是哪位老师吗？”

张依娜说：“该不就是那个眼镜王子吧？”

古丽丽倒是先愣了下，说：“原来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他叫裴蓝……”

夏莲看我的眼神则有些古怪，虽然不说话，但其意自明。我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气都粗了，说不出的懊丧，要是当初那发“炮弹”没打中该有多好。得，本小姐的一世英名只怕要就此付诸东流了。



3 虚拟

说了这么多，你大概对我已产生些兴趣。这个丫头有些疯，性格还透着点古怪。说得难听些，是一只扎人的蜜蜂；说得好听点，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带刺玫瑰。总之一句评语，那就是：不好惹！

可你别以为小品同学的性格就天生乖戾，要知道以前咱也是有名的乖乖女呢！到底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转了性子呢？应该是爸爸妈妈过世之后吧，好像没多久我便开始变成一只刺猬。没人疼的孩子，总担心受人欺负，与其被人欺负，还不如先发制人呢。得，这种思想便直接塑造了现在的我。我得承认，十四岁的我要比同龄人成熟得多。

或者，你把我当成一枚核桃也成，表皮的毛刺和坚硬的外壳，其实都是为了庇护那颗脆弱柔软的心。说穿了，我的张牙舞爪，其实多半是在虚张声势。

虚拟现实课是在综合厅里上的，位于校园的东北角，我们排成两队走去。隔着还远，就看见裴蓝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外，出迎他的学生了。但给我的感觉是，他戴着副眼镜倒好像是在搜捕猎物，最终在队伍里发现了我，便会得意地说：“啊哈，你这小家伙原来藏在这儿！”